



人
世

秦兆陽



2 039 4320 6

人
如

秦
兆
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云垂大野，地展平原，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大地》——是作者秦兆阳同志积数十年心血的一部力作。小说以义和团起义失败到芦沟桥事变这三十年历史为背景，描写了老一代英雄赵老恭一家人的命运，描写了几个不同风貌的村镇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生活气息浓郁的乡村图景。作品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如何生长、如何蕴藏着生机和力量，如何思索、如何寻求着历史的出路。同时也揭露了反动势力的腐朽、卑鄙和狠毒。小说塑造了众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广阔的历史视野与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相结合；惊心动魄的情节与诗情画意的抒发相交织；气贯长虹的高歌与诚挚动人的儿女之情相辉映，构成了全书波澜壮阔，情景交融，谋篇布局大开大合的独特风格。《大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生活基础和艺术才华。

责任编辑：彭沁阳 黄 伊

大 地
Da D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2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1}{2}$ 插页 2

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2,000

书号 10019·2664 定价 1.90 元

最应该记住的最易忘记
谁记得母乳的甜美滋味

最应该感激的最易忘记
谁诚心亲吻过亲爱的土地

最应该算计的最易忘记
谁算过先行者的无数血滴

最应该惊奇的最易忘记
谁惊叹大地的无限生机

参天树为什么要深深扎根
是为了繁茂它绿色的生命

历史的河流啊，长流不息
流的是历史的深沉的思绪

第 一 卷



—

义和团起义失败后的某一年，正当麦子黄熟的时候。有一天，太阳快要落山，天色要黑没黑，大廖家府西南边一片金海似的麦地当中，一条黄土大道上，来了一个模样特别的人：出奇的高大个子，大宽边破草帽盖着紫黑色的大方脸，突出宽大的前额上横着一对刷子似的浓眉，浓眉下深藏着一对毫光四射的大眼；高鼻梁，宽嘴巴，坚硬的方下巴上缀满了黑黄色的短连鬓胡子。上身没穿衣服，铜浇铁铸般的宽胸厚背上满是锈斑似的疤痕。下身高卷着破裤腿子，两条铁柱子似的粗腿上也缀满了锈斑似的疤痕。腰上紧扎着一条又宽又硬的腰带，使得他的腰板显得更硬，身子显得更加结实。总起来一句话：他全身上下都是大的、粗的、硬的，仿佛一抬腿就要踢死马，一举拳就能打死牛。他一只大手抓着裹成了一团的破褂子，象是老鹰抓着死鸟；另一只手捏着一把镰刀，并不比普通的镰刀小，却显得象根小草棒儿。

他就是当时只有三十二岁的黑赵恭。当时熟识的穷哥儿们都叫他赵哥，官府和财主都叫他赵黑子，他自己常常自称为赵老黑或黑老赵。

这是一个天清气朗，麦香遍野，丰收在望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历尽了风雨磨难的黑老赵开始走向新的命运，走向他将要

这里安家落户的大廖家府村。算起来，离他最后终于在这块土地上受尽了千磨万苦以后。从这里出发去探访人间的奇迹，正好是三十年零两个月。这真是捶破了胸膛、揉碎了钢肠、叩天问地望回响的三十年啊！

天色已近黄昏。他走到离村不远的地方往前一看：喝！黑压压的好大个村子！怕总有一千几百户人家吧？村外有那么多擎天大树，树底下有那么多平光如镜的大打麦场，大场上有那么多山一样的大麦秸垛。传来了壮大牲口的嘶叫声，石头碾子的吱扭声，人的吼叫声。有几十口子人在场里忙活着：有的担水，有的泼场，有的赶着高骡大马拉着石碾子转圈儿压场。

“哼！往年的大麦秸垛还没动，今年又在压场收麦，这村的财主真不小！”赵恭心里这么想着，穿起了破褂子，放下了裤腿子，遮住了满身的疤痕，沿着大场子后边大苇塘的塘岸，向村子里走去。

这片苇塘足有十好几亩地大小，沿边有一些大树和苇丛。远远的对岸那边，有一大片重重叠叠的高房大舍，无数的青脊白墙，飞檐翘角，掩映在轻轻袅袅的蓝色炊烟里面，那气势赫赫的样儿，大半就是财主窝子吧？再一细看，那高房大舍前边还有一个红柱绿窗的小水阁子，由四根石头柱脚支架在水面上，有廊子通到后面的房院，绿花格子窗扇半开半掩，隐约看得见白色的窗帘。

一个往场子里担水的驼背老头走到赵恭跟前，对他全身上下打量了一下，瓮声瓮气地说：

“老弟，我劝你还是少在这儿张张望望的吧！”

“怎么哩？”黑老赵扬起粗眉毛问。

“怎、么、哩！你爱听就听，不听拉倒。”老人担着水走了，却

又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一句：“哼，了得！”还摇了摇头。

赵恭也冷笑着摇了摇头，心里说：“哼！没进村就撞见了一股财主气！”他加快了脚步，走进了村西南角上宽大的街口。

这是村里的南大街，是廖家大财主的廖家南院和廖家北院的所在之地。夹街两面都是两三丈高的青砖院墙，墙头上有城墙样式的垛口。走了不远，就见南北各有一座一丈多高的大圆拱门，半掩着的门扇总有两寸厚，包着黑漆铁皮，钉着一排排酒盅大的帽头铁钉，吊着碗大的兽头环子。大门里边黑洞洞的看不清楚。门两边的墙壁上横伸出两排粗铁桩子，桩头上都吊着来客拴马用的大铁环子。门口还有石狮子、上马石、旗杆墩子。天快黑了，街上没有什么人，但是，赵恭忽然听见有人恶狠狠地咳嗽了一声。抬头一看，原来大门上边的墙头上有个方形的碉楼，是看宅护院的人守望的地方，咳嗽声就是从碉楼的箭眼里传出来的。赵恭又冷冷地一笑。

过了这段长长的高院墙，两边是两长排店铺，杂货、布匹、酒坊、肉案，各样买卖都有。饭铺里，铁勺子碰得铁锅砰砰响，酒菜的香味一阵阵飘到街心来。

拐过十字路口，越往北走，街道两边的房屋就越是低矮破烂，街路也窄狭一些。这才看见了一些牵着老牛小驴回家的人们，担水的人们，穿着破烂衣裳玩耍的孩子，这才是他黑老赵寻找落脚铺儿的地方。在一条横长笔直的北大街上，他看见有一家破院子门口吊着一个篱笆，篱笆头儿上有一把红纸剪成的条条儿在随风飘动。这才是那种没有门面、没有招牌、只卖清汤寡水的面条、可以留宿的最最小的小店。天已黄昏，正是住店投宿的时候。赵恭正要往里走时，不想前面不远一家铺子的开着的一块门板上，有过年时贴上的—张旧对联引起了他的注意：“打铁

我不怕硬”。他不觉嘿地笑了起来：“好硬的口气！”再走过去看看那块关着的门板，上面也有一张：“烧炼咱不嫌热”。他又在心里赞叹了一句：“对得好啊！”又心想：“正好我要打把好使一点的镰刀……”就一抬腿走进了屋里。

是一间挺宽大的敞屋，靠大门这头搁着炉子、风箱、砧子、案板一类的东西；另一头有一段半截墙头，墙头后边光线很暗，有灯光晃动和碗筷的声音。他把大草帽往背后一搁，震房动屋地叫了一声：

“掌柜的在家吗？”

只见半截墙头那边灯光猛一晃动，走出一个膀大腰粗的壮健老人来。老人象是对赵恭的身个儿很有点吃惊，愣了一下，转脸对着墙头里边叫着：

“玉姑，拿灯来！”

又是一阵灯影儿晃动，一个头发光亮脸儿红红的姑娘，手挡着灯亮走了出来。老人接过灯碗，再一次对着赵恭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然后用宽洪沉重的山东口音问他：

“你有吗事？”

“收活儿吗？我想打把镰刀。”

“有现成的，你挑一把中不？”

大门后边的案板上摆满了镰刀、锄头、犁铧、斧子一类的铁器。赵恭只看了眼，就笑着摇了摇头：

“那跟我带着的这把不是一样？”

“老弟，你要吗样式的？”

“要大一些，重一些，使着才称手。”

老人又用神采奕奕的眼光在赵恭身上闪来闪去，连那姑娘也在一边大胆地看他。他有些不耐烦了：

“打一把行不行，不行就拉倒，我还有事呢。”

于是彼此讲好了大小尺寸和价钱，言定了交货的时间，赵恭就到隔壁小店里吃了三大碗面，定好了住处。天时还早，听见铁铺那边铁锤叮咣，就又信步走了过来，想看看打铁，不想一迈进门就吃了一惊：墙壁上的龕龕里搁着个用大破碗做的大油灯，灯焰儿不住地晃动。灯影映着炉火，一片红光里，老头子掌钳子抡小锤，抡大锤的却是刚才那个叫玉姑的姑娘。她穿着一身镶黑边儿的蓝布衣裳，黑头发帘儿汗得贴在红红的脸上，身量儿虽不高大，抡甩起大锤来却不大费力，并且动作熟练，跟老头配合得十分合辙。

大姑娘打铁，而且是抡大锤，谁看见过？赵恭看得入了神，觉得被炉火烘得很热，就把破褂子脱下来，团成一团捏在手里。

“怎么样，老弟？”老铁匠趁着把铁块子夹进炉子里回火时，扬起脸来问他。

“看看，”老赵说。

“老弟，实话对你说：咱是张飞打铁，人硬货也硬。知道俺为啥要黑夜里点着灯干活吗？白天里，敞着门，大姑娘抡锤打铁，让那些不三不四的家伙们来看稀罕，传笑话，行吗？今日俺正好忘了关大门，叫你闯进来了。看着你象条汉子，你要打的镰刀也跟别人不一样，要不，俺可不留情面，请你出去。……好，你要看看，使得，可别怪俺不懂礼，叫你站着看，那边有个坐的，搬过来坐着。”

赵恭回头一看，遍屋里没有一条板凳，却见正在拉风箱的玉姑朝那边墙脚扫了一眼，他这才看见墙脚下有个旧铁砧子，这就是老铁匠所说的“坐的”！他暗暗一笑，走过去，一只手拿着那铁砧子的尖嘴子，轻轻巧巧提了过来，轻轻搁在当地，坐了上去。

老铁匠忽然眉毛一扬，满脸的肌肉一动，挤出了满意的笑容，把夹铁块的钳子搁在炉边，然后走到赵恭跟前，把鞋子脱下来垫着屁股坐下来，从腰带上抽下烟袋来抽着了烟。

“老弟，你的手劲真不小啊。你不是本地人，对吧？”

“嗯，不是本地人。”

“哈！俺一猜就着。离这里多远？”

“二三百里。”赵恭随便说了个数目。

“贵姓？”

“贱姓王，三横王。”

“老弟，”铁匠又说，“咱俩买卖是姻缘，聊聊天没吗要紧。你咋的来这里的？”

“家里弟兄们吵架，怄气跑出来的。”

“不对，”铁匠笑着摇了摇头，“你是把咱当外人，没说实话。”

“怪事！我干吗要不说实话？”赵恭开始警醒了。

“喝，老弟，”铁匠又笑笑说，“咱俩明人不该说暗话。俺是从山东来的，除这父女两口没别人，你要是信得过俺，咱俩就聊；信不过，就拉倒。反正，俺这眼睛是亮的，不会看错。”

现在赵恭是真的吃惊了。他皱紧了浓眉，眯细了眼睛……但是，老铁匠的脸上挂着正直善良的微笑；玉姑那闪闪的眼光更是诚恳的，善良的。多少年的大风大浪使他有了经验，他也是不会看错人的。再加上想起了大门上的那副对联……他决心要反过来挑逗一下了，就笑着大声说：

“好吧，咱俩明人不说暗话，依你看，我是大风大浪翻了船，还是风平浪静好过渡？”

“老弟，你是大风大浪翻了船。”

“怎见得？”

“你要我说出来吗？”

“刚才不是说了吗？明人不说暗话；并且，咱也不是怕事的人。”

“是好汉！”老铁匠又满意地一笑，接着又把身子挪近了点，压低了声音，“你这手腕子上，脚脖子上，百家锁的印子还没消。”

“嗯，我是带过叮叮当当的玩意。”

“你这肩头上，脊梁上，也吃过不少好受的滋味。”

“嗯，我是受过点苦辣火烫的滋味。”

“哈！”老铁匠又压着声音笑了，“你，大半是反监砸狱跑出来的吧？”

“哼，这你又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从你的眼神。你心里不踏实。你那脚脖子跟手腕子上的伤，是用力扭呀砸呀弄的，对吧？”

“嘿，倒真有眼力！”

“看你这模样神气，一定不是下三路的小人，也一定不是为了没斤没两的事。你要吗是为了争口气，打不平；要吗，是为了深的仇，大的恨……”

“哼！深仇大恨，山高水深！”

“你是个咬钢嚼铁的好汉！”

“敢说浑身没有半根软骨头！”

“好啊！可是，俺还要问问：你那仇，到底有多大？恨，到底有多深？”

赵恭没有回答，眼光亮得怕人。

“你，老弟，”铁匠一把抓住了他的大手，“会喝酒不？”

“谈不上会，不贪杯，可从来也没有醉过。”

“好！等会儿俺要试试你的海量。可是，俺还要问你：你信

得过俺不？敢对俺说真话不？”

“哼！闯过尸山，滚过血海，舌头舔过刀口血，怕什么？可是，大叔，我看你也是……”

“俺，”老铁匠抢着说，“也是过来人啊！也跟你老弟一样，吃过那一套啊。……走！”

他拉着赵恭跳起身来，领着他走进了后院。

原来，这老人名叫张老梗，也是在山东闹过义和团，失败后坐过牢，也是反监砸狱跑了出来，带着女儿来到了这里。

二

黎明时天色还是一片黑，大廖家府南大街的商家铺户还在关着门做梦，连每天开门最早的烧饼油条铺也只是刚刚在生炉子，但是街上的“人市”上却已经聚集了三五百人。他们都穿着露肩露背的破衣裳，戴着宽遮沿草帽，拿着磨快了的镰刀，眨着渴睡不足的眼睛，小声谈论着今年麦子的年成和短工的价钱。有些人在拼命吸烟提神，火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街两边的胡同里也已经聚集了三三五五来雇短工的人们，他们焦急地想早点雇到短工到地里去“开镰”，却又要耐心等着。原来，不知是哪年哪月出过这样的事，许多小户人家正在人市上抢着雇人，廖府的管事先生来了，一看上市的人不多，急了，就拿着马鞭子驱赶他们：“咱这大宗主儿还没有来开市，你们就敢抢先？滚开！”于是，每年麦收秋收的时候，人市上必须等着廖府来开市，就成了许多老实农民不敢不遵守的规矩了。

东方天际刚刚现出了一丝儿鱼肚白，街西头老远响起了马

蹄声。就听见有人小声玩笑说：“叫驴来了，快捂着耳朵吧！”原来，这“叫驴”是廖府的二管事，姓刘，因他最爱用难听的大嗓门诈唬人，才得了这个绰号。他骑着一匹昂头喷气的大马，带着一群护院的，掌作领工的，到跟前勒住了马，对着黑乎乎的人群扫视了一下，举起手里的棍子颠了颠，用没睡足的难听的哑嗓子咋啦起来了：

“喝！都看准了今年的麦收好，雇人多，上市的人可不少啊。穷小子们，廖府今日要雇两百来口子人，工钱是十斤麦子，按市价折钱。”

“这么好的麦收，一个工才十斤麦子？”人群里有人说。

“少罗嗦！”叫驴大喝一声，“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没人拿大轿子请你！”

看见人们不言语了，他又大声宣布：凡是被他挑中了的人，都站到那头去，由掌作的老张和老李每人发一块牌子，天黑收工以后就凭牌子发工钱。接着，他催动着马挤进了人群，勾着身子仔仔细细地打量着，看见谁身强力壮，就拿长棍子拨他一下：“你，算一个。你，也算一个……”有一个出奇的高大个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探着身子伸过棍去：“喂，大个子，你……”一句话没完，谁也没有看清那大个子的胳膊是不是动了一下，那棍子竟吭唧一声掉下地去了。

刘叫驴火了，拍着马挤了过来，弯下身子盯住大个子的脸：

“你小子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啦？”大个子装做没事人似的。

“我的棍子是怎么掉的？”

“谁知道你是怎么掉的。”

“你小子给我拾起来！”

“怪事，我干吗要给你拾起来？”

在黎明的微光里，人们都对大个子的身个模样很吃惊，连他手里那把镰刀也特别：别人的镰刀，柄长不过两尺，是木头的，刀身也长不过五六寸；他的镰刀却显得格外的长大沉重，粗粗的刀柄儿是用布条儿包裹着的，也许是铁的吧？好一个铁金刚似的硬棒人！再看看坐在马上的刘叫驴，三十来岁，瘦小个儿，蜡黄的长驴子脸，一身蓝布褂裤，真象个泥胎小鬼。但是马屁股两边还有十几名护院的打手，一色的膀圆腰粗，黑短打，白腰带，手拿枣木齐眉棍，横眉鼓眼，象要吃人。人们都用同情的眼色鼓励大个子不要服软，也有些人在暗地里替他担心。

“二爷我就是看上了你，叫你拾起来你就得拾起来。快点！”
没有动静，没有回答。

“你小子的耳朵卖给烧腊铺了？拾起来！”

还是没有动静。

刘叫驴更加火了。他跳下马来，从身边护院腿子手上接过一根棍子，逼近了两步，却又一愣，显然是这才看清楚了——这黑大汉的眉眼身个倒真有点骇人！

“你小子是哪来的？”又更加提高了声音，“问你是哪个茅坑的硬屎橛子，听到没有？”又颠了颠手里的棍子，卷了卷袖子。

后边的护院打手们也一起挤了过来。

谁也没有想到，黑大汉竟突然笑起来了：

“哈！先生，我是卖短工的，你愿雇，我干；不愿雇，我走。大忙时候，找这个没来由的岔口，耽误工夫，犯得着吗？”

“少废话！快拾起来！”刘叫驴又逼近了一步。

又是一阵静。黑大汉却突然一转身，叉开五指向人们一甩，震街动巷地叫起来：

“呵哈！乡亲们，怪事啊，俺们都是卖短工的，凭力气吃饭，并不低人一等，干吗要把俺们当牲口，棍子捅捅拨拨，口里骂骂咧咧！自个把拨人的棍子弄掉了，还要俺们乖乖给拾起来；不拾，张嘴就是骂，动手就要打。俺忍气吞声不回嘴，不行；陪着笑脸说好话，还是不行。未必咱们穷人，就真的下贱得粪土不如吗？”

人群里立时响起了愤怒的轰轰声，后面的人在往前面挤。大廖家府村人市上多年来积压着的对财主仇恨的怒火眼看就要爆发了！

刘叫驴和护院的腿子们没有料到这一着。天色虽暗，却也看得见无数愤怒的面孔和锋利的镰刀，再看看黑大汉那骇人的神气，要是打起架来，讨得到便宜吗？不是还要耽误东家的麦收吗？

后面有几个壮小伙子猛力往前一挤，前面的人猛一涌动，把那匹大灰马惊得腾地跳了起来，人群就更加乱起来了。

刘叫驴好不容易拉住了马，喘着气爬上了马背，只得无可奈何地一甩手：

“妈的！大忙时候，顾不得跟你黑小子磨缠，是有种的你就别走，给我割一天麦子，天黑了咱们再算账；要不然，你就夹着狗尾巴滚出咱们村！老李，那边那个高个子就是他，他跑不了的，给他一块牌子！”

那黑大汉子并不是跑不了，是不愿意在穷哥们面前灭穷人的志气，长财主的威风。他接过了长工老李递给他的工牌。